

明末四大高僧（27）

憨山大師的修行證悟

恆懿法師講於2016年8月31日／金佛聖寺

諸佛菩薩，師父上人，各位法師，各位善知識：阿彌陀佛！

今天我們繼續再研討一下憨山大師。因為我分了幾個部分，「知識道友」、「道德風範」、「與其他大師的契合」、「神通感應」，我們已經講了這四個部分了。如果我們還有時間的話，也許可以講一下「明末四大師對念佛法門的同異」——他們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他們不同的地方。

五）修行證悟

我們今天來講「修行證悟」。憨山大師他在修行有幾個階段，讓他在對真理、對實相的道理，他有不同階段的瞭解。

憨山大師在很年輕的時候他讀《肇論》。《肇論》一個出家人叫僧肇所寫的論。我稍微介紹一下僧肇法師，讓你們知道他讀這本書的背景。

僧肇法師他是魏晉南北朝時候的人，他小時候家裡很窮，因為他會寫字，所以他就幫人家抄書或者抄經典來維持生活。他也是很聰明，他寫這個書，就了解很多很多的古來大德還有聖人的思想。他最推崇的是老莊的思想，但是他總覺得好像還不夠完善。後來他抄到一本經，叫做《維摩經》，他就非常喜歡，反復的研究，他覺得：「哎呀！這個就是我要走的路。」他因為這樣，他就出家了。

他通常是比較著重在《維摩經》這系列的大乘的經典來研究，而且他通三藏。他其實很年輕，不超過 20 歲就很有名了。因為他寫了很多書，引用了比如說老莊的思想。很多人都不服氣，都跑去跟他辯論，但是都辯輸他，所以他是辯才無礙的。

後來他就跟隨著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經典。

他著有很多論，他在《物不遷論》裡面很有名的一個偈子，我們看銀幕：

僧肇法師的《物不遷論》有很著名的一頌：
旋嵐偃岳而常靜，江河竟注而不流，
野馬漂鼓而不動，日月經天而不周。

憨山大師很年輕的時候讀這一段，起了很大的疑惑。有一次他在校對這個《肇論》的時候，他就讀到裡面有一段文說：

「梵志從小出家，到他回故鄉時，頭髮花白，鄰居見了驚訝地說：
『昔人還在呀？』梵志答：『似昔人，不是昔人。』」

一個修行人從小出家，後來回到故鄉的時候，他頭髮都花白了。鄰居看到他很驚訝的說：「哎呀！你還在呀？」這個修行人就說：「我像那個人，但是不是那個人。」憨山大師讀到這裡就有所悟，他就很喜歡，然後他從床上起身禮佛，覺得身體都沒有動；然後他揭開這簾子，站在臺階前，看到風吹庭樹，樹葉子飄滿在天空，他覺得葉子沒有在動。

我們先看他為什麼這麼覺得。

「旋嵐偃嶽而常靜」：旋嵐，的意思就是劫末，劫末有風難風吹；偃岳，我們講的是須彌山。就是那個風吹的時候，須彌山被會吹倒了。但是這樣子被吹倒，事實上是常靜的，沒有動。「江河竟注而不流」：就說河流一直流、流，但事實上是沒有在流的。所以憨山大師起疑惑。

你們有沒有疑惑？（有人回答：有。）為什麼疑惑？

永明延壽禪師有解釋，為什麼說「風吹而常靜」？因為前面的風跟後面的風是不同的。就好像你現在這個人，這一刻跟下一秒鐘其實是不同的。是不是？對不對？（有人回答：對。）對呀！所以他講這個沒錯。瞭解了嗎？他為什麼這樣子瞭解？（有人回答：現在的我跟下一秒的我不一樣；也是一樣，也是不一樣。）當我們講說一樣、不一樣，其實還有對立。但是憨山大師他瞭解，他是絕對；所以他後面才會說他看葉子沒有動，他拜佛沒有在動。

他後來看到了《法華經》裡面的「世間相常住」，世間相是常住的，他把過去的疑團全部都消逝了。

所以你看他這裡講「似昔人」，我好像過去，但是我不是；基本上我不是，只是個相似體，他不是一體的。你不是一體的，這兩個是不同的，

怎麼會是原來的人回家呢？

憨山大師就證到了這個「物不遷」的境界，所以他才會說，在禮佛時候不見自己身體有起動的相；葉子滿天飛，他也沒看到葉有任何的飄動。

因為我們平時意識的慣性太強了，認為它是連續性的。雖然聽起來好像也有點瞭解「物不遷」，但是我們只是瞭解；憨山大師是用他自己證知的經驗來瞭解，所以完全不一樣，他是證了這個「物不遷」的理論。如果你瞭解，你只是瞭解物不遷的理論，他的證是現量的。

（有人問：比量，現量，誰是比量呢？）比量，就是我們，比量就是比較。現量，就是一看就是這個現象。

所以憨山大師非常非常的推崇僧肇法師。僧肇法師，當時以及後來很多人對他還是有爭議的，總覺他摻雜一些外道的思想等等的，不是純的佛教的思想。但是憨山大師就認為說：「這僧肇法師，他證悟的境界是非常的高。」這是第一個階段。

第二個階段，是憨山大師在 30 歲的時候，他在五臺山打坐。因為那個水聲很大，像雷一樣，所以他非常難入定。他就請問了妙峰禪師。

妙峰禪師說：

「境由心生，非從外來。聽古人說：

『三十年聽水聲不轉意根，當證觀音圓通。』」

妙峰禪師就告訴他：「應該用觀音耳根圓通的法門去下手。」他後來就在一座獨木橋上，天天在那邊不是經行就是打坐，所以慢慢的就沒有受到水聲音的影響。

又有一天，他每天都煮一點粥，他一個人住嘛；人家拿米給他，他就煮一點粥，吃完粥之後他就經行。有一次經行，站著站著就入定了，真心就不見了，只有一個圓滿湛寂的，就像大圓鏡一樣，山河大地都在這鏡子裡面。他看得是很清楚的，但是自己的身心是了不可得。這也是他另外一個更進階的一個境界。所以他就寫了偈頌：

「瞥然一念狂心歇，內外根塵俱洞徹，
翻身觸破太虛空，萬象森羅從起滅。」

他 31 歲的時候，他去一個居士家，那居士請他寫文章還是什麼，他就突然發了魔氣——文字習氣的魔氣，所以他就強迫自己睡覺。睡不著他就打坐，一打坐就打坐好幾天。到後來還是有人用磬敲了十幾下，他才慢慢的恢復。在他一恢復以後，他就發現他以前的妄念全部都消了，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就好像夢裡一樣，夢中事一樣，好像沒有一樣是實在的。所以他就想到《楞嚴經》裡面講：「淨極光通達，寂照含虛空；卻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。」這又是一個階段。

之後在 33 歲時候，他夢到兩個夢境，都是很好的夢。第一次就是聽澄觀法師跟他講「法界圓融」的境界，觀境。澄觀法師就是我們講的清涼國師。所以他醒來之後，不管在醒來還是夢中，都在「無境界境界」——這個沒有境界的境界裡面的華嚴境裡面。

還有一次，他在夢裡有一個梵僧（印度僧人）給他腦髓讓他喝，他在夢裡說「我不要喝」，後來他就喝了下去。

「通身汗流如水，五內洞然，自此身心如洗，輕快無喻」

他醒來以後，全身汗流如水，而且他身心輕快，「五內洞然」，就是內臟裡面全部都很清楚，整個人都很輕快無比。他自己說，這是從他自敘裡面講。他說：「因為內心裡面乾淨跟骯髒那個分別妄念被調伏了。」

所以我們說：「作夢作夢，是假的，不能算。」其實不是。我記得師父上人說過：「夢有兩種，一種是真的，就是佛菩薩給你一些指示或怎麼樣；還有一種就是我們平時的妄想顯現的。」（近藏師問：怎麼樣才知道？）我也不知道。佛菩薩加持那個夢境有特殊的，比方你在夢裡會把體內髒東西排掉很多。

36 歲到 41 歲之間，大師在五臺山做佛事，開無遮大會，還有講經說法。所以他這五年是非常的忙碌。通常我們這麼忙，其實我們也沒他這麼忙。我們可能稍微忙一點，也有可能休息。所以一般的人在這種勞碌之下，都很難修道或者是開展悟境。因為憨山大師之前就已經有一些功夫了，所以他就趁這個時候磨練——就事上的磨練。就是我們講的，你開悟後要有「後得智」幫忙，就是增加你自己的福德資糧。

到了 41 歲的時候，他終於有機會能夠停下來，然後他就修行。所以他身心完全放下時候，在一個雪月交光之夜，他證得了「生佛平等的自心本

來面貌」。這個是很不可思議的！

「海湛空澄雪月光，此中凡聖絕行藏。
金剛眼突空華落，大地都歸寂滅場。」

他了悟以後，整個覺知、整個感受完全轉換了；自己的身心跟外在的器世界山河大地，未悟以前的平凡跟悟了之後都是成為「妙明真心中物」。簡單地說，就是以前自己身心的煩惱跟外在的那些東西，悟了以後跟悟了以前都是一樣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凡聖都沒有分別心了，都是一體，所以他本來的智慧就現前。我們只能很景仰。

然後我們就從憨山大師他修行證悟的階段，從憨山大師的觀點來講，他的「分別智」或「世俗諦」，悟了之後就會自然展開。就說你開悟以後，一切世間的事情，很自然就瞭解，自然就知道怎麼做。他完全沒有否定別的教或別的說法，完全沒有，他的思想是非常的開放的。所以他才會認為僧肇法師是有修行、有證悟的人。他還把所有的學問，不是只有佛法，所有萬法都是真心所流出來的，所以他說每一門學問都是真心的體現，無一法不妙。

一個開悟的人會通達所有世間的學問，他也不會說：這個是佛法，那個不是佛法；也沒有什麼外道、內道，什麼都沒有。而且他能把通達世間的學問拿來做教化眾生的工具，他也甚至把《華嚴經》裡面的那些登地的聖人，說他們都能通達世間的學問，甚至什麼陰陽術數、醫方什麼；我們不是說有五明嘛，他們都會。他本身認為應該什麼都要學習，什麼都要練習。因為當你什麼都懂的時候，才可以到世間去幫助眾生，就是利益眾生。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他這種觀念。

如果今天憨山大師，現在在我們這 21 世紀，（近藏師說：他還會開悟嗎？他電腦應該很厲害的！）對！他會對這個高科技的發展，那個科學，他應該會有興趣，而且他會融入科學跟佛學。相不相信？（大眾說：相信！）對不對？（大眾說：對！）以憨山大師這種觀念來講，科學也是在追求真理，佛學也在追求真理。我們責任其實就是要把科學跟佛學找到一個匯合的地方，所以不需要說這個好、那個不好。

憨山大師他除了著重在禪之外，在教理他也很著重。然後在淨土宗裡面他也提倡念佛，其實他本人也有修密法。所以在他的認為，只要能夠對我們修行有幫助的，我們都需要去做；不需要說這個是我要學的，那個不是我要學的。就像大陸鄧小平講的：「黑貓、白貓，只要會抓老鼠的都

是好貓。」所以，憨山大師是非常開放的，他沒有門戶之見！他是值得我們現在的出家眾、在家眾學習的榜樣。

明天講他的「弘法利生」，如果有時間，我就講一下明末四大師念佛的法門有什麼同異。